

# 《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問題

梁其姿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時間、歷史與記憶

黃應貴 主編

頁 31-7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九九九年四月

臺北・南港

# 《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問題<sup>1</sup>

梁其姿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是傳統中國蒙學的主要教材。自古即被簡稱為《三、百、千》。<sup>2</sup> 其中《三字經》出現最晚，是宋末以來（即十三世紀後期）才流傳的蒙學書。<sup>3</sup>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最不同之處在於除了教識字功能外，還有很明顯的歷史教學功能。通常蒙學研究者以《三、百、千》均為教識字的蒙書，但是若我們仔細看內容，很容易發現《三字經》比其它兩種蒙書在內容上較注重道理、情節的述說，字句顯淺通俗，三字一句，用字較多重複，更易於背誦。換言之，教小童認字並非《三字經》最主要目標，讓學童透過背誦強記最基本的道德原則、歷史情節，與中原文化的基礎學術知識才是《三字經》作者的首要目的。<sup>4</sup> 從這個角度看，《三字經》比其他兩種蒙書具有更豐富的文化傳承作用。

1 筆者感謝在「時間、記憶與歷史」會議中對拙作提供寶貴意見的所有學者，特別是本文的評論人沈松僑先生。會議後，本文之兩位匿名評審人亦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2 亦有一說為《三、百、千、千》，其中第二個千可指《千家詩》或《千家姓》。

3 《千字文》早在南朝（六世紀）已寫成，《百家姓》則被認為是北宋時代（960–1127）作品。

4 實際上，清末民初學者章炳麟對《三字經》有同樣的瞭解，他曾重訂《三字經》，在重訂本的題辭中他說此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幾啓導蒙稚者略備。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校梁人所集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其啓人知識過之。」（見章炳麟《重訂三字經》1928 雙流黃氏濟忠堂版，題辭：一上。）

## 一、《三字經》的歷史

《三字經》相傳是宋末元初學者王應麟（1223-1296）所著，至今流行的《三字經》版本仍多沿用王應麟為作者這個說法。不過，這個說法如何形成，尚待查證。明代學者趙南星（1550-1628）認為「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sup>5</sup>而清代學者對王應麟為作者一說多所質疑，現代學者亦不乏持疑者。<sup>6</sup>其實，《三字經》作者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到底真正是誰，而是在於成書的年代。由於《三字經》最早版本內容所及，皆是元代統一中國以前的歷史，所以該書應寫成於元初，王應麟被認為是作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是存活在這個時代的教育家。<sup>7</sup>此外，以全篇三字一句以便於小童背誦的蒙書形式，最晚不會遲於南宋。南宋學者項安世（1208年卒）曾謂：「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大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sup>8</sup>《三字訓》是否即《三字經》，無可考定，但這句話充分顯示在南宋中期以前以三字句成篇的蒙文已被普遍用作教材。據學者的研究，比《三字經》更早的三字句蒙書至少還有比項安世稍晚的南宋學者陳淳（1153-1217）所寫的《啓蒙初誦》。<sup>9</sup>此篇的一些句

<sup>5</sup> 趙南星《三字經註》序，頁2上；在《教家二書》《趙忠毅公全集》第八冊；清光緒間高邑趙氏修補重刊本。

<sup>6</sup> 參看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1962年初版；《語文彙編》（中國語文學社印行）第20輯影印重版，頁17；劉子健，「比《三字經》更早的南宋啓蒙書」，《文史》，21輯，1983，頁134；來新夏「《三字經》雜談」，《文史知識》，67期，1987年1月，頁61。

<sup>7</sup> 另一點令人認為他是作者的原因是他《小學紺珠》等蒙書的作者。

<sup>8</sup> 項安世《項氏家說》在叢書集成新編第九冊景印聚珍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卷7，頁83。原引自 Wu Pei-i,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Sung",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321.

<sup>9</sup> 劉子健，1983。陳淳此作見於《北溪大全集》卷16，頁6上至7下。（此作現存《四庫全書》）。

子為後來的《三字經》抄錄，如：「性相近，道不遠……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等。但《啓蒙初誦》比《三字經》短得多，才兩百二十八字。內容也只主要以兒童的行為修養為主，沒有太多文化知識。但無論如何，從《啓蒙初誦》到《三字經》的成書說明了在十二、三世紀時，一套更顯淺、更配合兒童學習特性，但也更系統的教育方式漸形成。如學者張志公所說：「從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學體系，產生了大批新的蒙書，這套體系和教材，成為此後蒙學的基礎。」<sup>10</sup>

本文並不討論蒙學的歷史，但從《三字經》成書的背景可看出此書做為歷史文化知識傳播工具的意義。此書出現在理學發展趨於成熟、並漸與科舉制度結合的宋元之際，<sup>11</sup>而科舉自宋以後直接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內容，並成為主流文化知識傳承的首要管道，<sup>12</sup>直到清末依然大概如是。主流文化知識體系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共同的歷史記憶，這個歷史記憶最晚自《史記》等正史以下，即在精英階層中漸鞏固。但歷代正史所表達的正統歷史時間觀畢竟仍然相當複雜，充滿細節，難以一時簡化。所以一直到宋代，仍看不見有代表性的純歷史蒙書。似乎要到宋元之際，文化精英對最基本的歷史細節的取捨、時間輪廓

<sup>10</sup> 張志公，1962，頁5。

<sup>11</sup> 雖然理學在北宋開始，但基本上到了南宋才有進一步的發展，而到待元代恢復科舉（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之後，科舉才規定答卷必須用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來回答以《四書》為基礎的試題。即宋理學與科舉的真正結合是在元代。見《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錄於《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168。

<sup>12</sup> 宋史權威鄧廣銘認為自北宋以來：「在科舉方面，也經常考慮要盡可能給予身居社會中下層的士子以出身的機會……遂使國內的每一個豐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讀書應考，爭取科名。科名雖只有小部分人能夠爭取得到，但在這種動力下，全社會卻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質得到大大的提高。」見鄧著《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頁164。《三字經》的出現顯示了鄧氏所言之「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質得到大大的提高」是怎樣的一個漫長過程。

的描繪才達到最大共識，使得這套內容複雜的知識體系可以終於以很顯淺扼要的方式來表達，而其最簡約的形式即被納入教導初學兒童的蒙書教材裡。可以說，《三字經》的出現反映了正統文化記憶化繁為簡的過程已到達成熟的發展階段。宋元之際，甚至連剛入學的小童都可以很快地把握主流文化知識體系中時間與空間主要座標。而在歷史時間的座標而言，《三字經》所標示的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三字經》的歷史與意義並不止於它出現的宋元時代。宋元以後《三字經》成為最普及的蒙書之一，但是它並非一直保持著宋元時代的初貌，而是不斷被後人增修。宋末元初版的《三字經》共 1,068 字，這個版本也一直流傳到清代。但目前所看到有一定流行程度的還有明代 1,092 字的版本，明末 1,122 字的版本、1,140 字、1,170 字的清初版本，以及到了民國初期從 1,152 字到 1,164 字、甚至 1,236 字的不同版本。而實際上流傳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版本恐怕遠超於此，對《三字經》作增修的作者是誰，至今也已難以考證，但從現今容易找到的幾種主要不同版本中已可看出宋元以後《三字經》被後人增修狀況的大略。這些增修主要是牽涉該文裡純歷史的部分。換言之，《三字經》裡的歷史記憶不斷被修改。有關這點我們會在下文作更深入的述說與分析。之前，讓我們先瞭解《三字經》的結構與特點。

## 二、《三字經》的結構特點與歷史時間觀念

《三字經》雖然是宋元時代的文化產品，但是顯然受到更早其他的蒙書的影響。在形式上，三字一句的編法，早在漢代史游撰的蒙書《急就篇》已見，<sup>13</sup> 但《急就篇》最主要的部分是七字成句的，篇內的

字比較艱深，多以部首分門別類，讓學童認字。<sup>14</sup> 此外，如上文所說，比《三字經》稍早的南宋蒙書《啓蒙初誦》則是全篇以三字句寫成，難字也較少，看似《三字經》前身。但是此篇很短，長度只及《三字經》的四分之一，而且後來似乎並沒有普及起來。換言之，以淺白的三字一句，編作上千字的文，不但容易背誦，也便於認字，是《三字經》第一大特色。

《三字經》在內容上，與組織上，更見特色。同樣流行的《百家姓》列舉姓氏，是教認字為主，內容乏善可陳。而《千字文》雖內容十分豐富，但是由於以敎識字為主，避免了重複字，同時重視文藻押韻，因此不得不犧牲內容的組織。各類的自然的、人文的知識混雜在四字句裡，產生一種凝固的氣氛。一開始的「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即標示了整篇文的主導時間是「永恒不變」或「循環不息」的屬宇宙與自然的時間，而人文或社會時間只能配合之。文裡提到的主要秦代以前的歷史事件部分也只是片斷式的，穿插在地理知識、農耕知識、道德訓誨裡，無法產生流動的歷史時間結構。在《三、百、千》這些早期普及蒙書裡，人文歷史感最強的，無疑是《三字經》。

《三字經》開宗明義的「人之初 性本善」即標示以「人」為本位的儒學特色，而人在此篇裡當然是時間的唯一推動者。整篇的結構大致如下（《三字經》全文請參看附錄一）：從首句至「弟於長 宜先知」約 126 字是勸學勸孝的。經轉折句「首孝弟 次見聞」後，即及第二段「見聞」，包括基本的數學、自然、及人倫知識，句子從「知某數 識某文」至「此十義 人所同」止，共 192 字。之後就是第三段的基本學術知識，語及小學、四書六經及諸子，句子從「凡訓蒙 須

<sup>13</sup> 《急就篇》前部分以三字成句，後部分以七字成句，為便於學童背誦及認字。三字成句部分以：「宋延年 鄭子方 衛益壽 史步昌」開始。

<sup>14</sup> 如《急就篇》裡有：「鐵鈇鑽錐釜鍍鑊」、「纍縉繩索絞紡織」、「屐屢縷羸羸寢貧」、「痴瘡疥癩聾盲」等等艱深字句。

講究」至「文中子 及老莊」，共 198 字；之後四句過渡句「經子通 讀諸史 考世系 知終始」，即接連到第四段的歷史部分，從「自羲農 至黃帝」到「通古今 若親目」，共 252 字。史部之後，是兩段以古代人物故事來分別勸學童勤奮、立志的句子，勸勤奮的第五段從「口而誦心而惟」至「身雖勞 猶苦卓」，共 84 字，勸立志的第六段自「蘇老泉 二十七」至「爾幼學 勉而致」共 120 字。最後結尾第七段數句勸學童專心向學，以入仕、顯父母、蔭後代為人生目標，從「有為者亦若是」至「戒之哉 宜勉力」，共 78 字。換言之，這一千多字的三字文，包含了各類的基本知識與儒學道理，而且分門別類，井井有條，目標很明顯地是為了傳播知識，灌輸道德，而不是單純的教識字。一個重點是學術知識部分，這部分是較早蒙書所沒有的，基本上以經典學術知識為主，明顯受宋以來科舉內容所左右。但全篇佔最重分量的是歷史部分，幾乎佔全文的四分之一。事實上無論是學術部分、歷史事件部分，人物故事部分，全屬歷史性知識。其他非歷史性知識在《三字經》中只佔小部分。所以說，《三字經》的歷史意識在諸多早期蒙書中是最強的。

尤有進者，《三字經》的純粹歷史述說部分有具體而清晰的時間觀念，給讀者很清楚的時間單向流動感覺。從「自羲農 至黃帝」的遠古史開始，《三字經》這個歷史部分就像說故事一樣，以時間先後次序將遠古數說至宋末。它用來表達歷史時間觀念的敘述技巧有下列幾種：第一，在時間的量方面，作者很有意識地將時間長度加以計算，並一段一段地疊加起來：如家天下的夏代「四百載」，商代「六百載」，周代「八百載，最長久」，漢代「四百年」，唐代「三百載」等，明顯地，歷史的時間就是不同長短的時段前後按序相加起來的總和。歷史時間的流程因此有了明確的、純粹人為的計算單位與方式(measure)。

第二是關乎歷史時間流動的方式，這短短二百多字的歷史敘述多用「自」、「傳」、「繼」、「至」、「遷」、「始」、「終」、「迄」、「承」、「迨」、

「及」等表達時間進行觀念的動詞與助詞來說明歷史的興替。其中「傳」用了五次，「至」、「始」各用了三次，「終」用了兩次，其餘各一次。換言之，一個事件，或一個朝代的起迄、始終，其承接、後繼的時代都特別被交待清楚，一件緊接著一件，沒有任何中斷或空白。歷史時間因而有明確而清楚、並且是單向的發展方向，像源源不絕的河流一樣。不過，這個時流並沒有明確的終點。

以上兩點對早已習慣這種時間觀的人而言，平平無奇，但只要與早期的《千字文》、《急就篇》等蒙書內的時間觀念相比，即可看出其中重要的轉變：人成為直線單向發展的歷史時間的主體。

第三，這個有長短不一的分段的時間河流，每段都有特別的「標誌」來標明，這些標誌主要是朝代，其他的包括人物、地點，或許整個時代的特色。朝代名稱幾乎已包括自上古至宋末的主要朝代名。人物如伏羲、神農、黃帝、禹、湯、周文武、紂、秦始王、漢高祖、漢平帝、王莽、漢光武、漢獻帝、北周的宇文氏、北齊的高氏、唐高祖等全部是帝王，這一點似乎隱指統治者為歷史時間的主要推動者。以地點作時間標誌的只有一個，就是南朝的首都金陵。時代的特色則包括唐虞兩代的「相揖遜」，夏代的「家天下」，春秋戰國時代的「逞干戈 尚遊說」，戰國後期的「五霸強 七雄出」，秦代的「始兼并」。這些標誌都有一共通性，那就是全屬政治性，並且是精英政治，而沒有鮮明的價值判斷。大致而言，這些政治性事件、人物或特色就是宋元時代主流文化回憶歷史、確立時間方位(orientation)的最基本座標。

當然，如上文所說，《三字經》的歷史性內容，不只這二百多字的，還有許多歷史故事、學術知識，基本上也屬歷史性的知識，但是這些知識的「時間性」就顯得非常薄弱，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時間性(timeless)的。學術知識方面，四書六經諸子等是離宋元已遠的古代著作，宋代的主流文化體系承認這些為經典、為學術界的發展基礎，其重要性已到了永恒的程度。

在歷史故事方面，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孟母三遷斷杼、黃香溫席、孔融讓梨、孔子師項橐、趙普以論語相君、路溫舒錄尚書於蒲席、公孫弘削竹抄春秋、孫敬懶學懸髮於樑、蘇秦用錐刺股、車允以螢火照明天讀、孫康則以映雪照明、朱買臣砍柴讀書、李密挂書牛角、蘇洵廿七歲發苦讀、梁灝八十二入廷、祖瑩八歲能詩、李泌七歲能棋、蔡文姬幼能辨琴、謝道韞能詩、劉晏七歲能正字等。上述的歷史故事，最早發生在春秋，最晚在北宋，但述說並不依先後時序。這些故事到了今天仍然用作兒童教育的題材，但無論是說故事的人或受教的兒童，都不重視這些故事發生的時代或背景。歷史故事所要傳達的教訓，即好學、勤學、孝弟等品德本身，被認定為是沒有時間性的，或者是抽離時空的。宋代人與漢代人的勤學、春秋時人與五代人的孝弟被賦予絕對一樣的含意與價值。雖然如是，仍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歷史故事的主角包括了離《三字經》成書不遠的宋代人（蘇洵、梁灝），可見作者認為從古到今各時代都有這些永恒品德的代言人，也刻意地從各時代中找有代表性的人物。這個想法卻消失於後代《三字經》裡。

總而言之，《三字經》所呈現的時間觀念，或者它要灌輸給幼童的時間觀念可說有三個：第一，當牽涉到經典與品德問題時，是永恒不變的觀念，即學術基礎與道德規範不會隨時而變，但其核心是在過去的歷史裡。第二，當牽涉到政治事件時，那是單向發展的、分段式的、充滿「變」的，事件接連發生的流動時間觀念。這個時間觀是純粹屬於「歷史」的時間。重點仍在回首過去，而沒有展望未來，也沒有目的(telos)或終點，這與西方基督教的歷史時間觀完全不同。第三，至於「未來」的觀念在整篇文字中很薄弱，絲毫不見於有關學術、道德，與歷史的問題上。只有在談及個人的前途時才有，即近尾聲的「揚名聲 顯父母 光於前 裕於後」幾句。這些觀念並非創新，但可說是精英階層的時間觀念最顯淺扼要的表白。

換言之，《三字經》表達了三個層次的正統時間觀念，一個是無時

間性、或曰永恒不變的學術與道德時間，在這個文化背景之上，可見川流不息的、從精英角度看的政治事件，但這單向流動的時間只見來路，不見前途。而「未來」的時間觀只能在個人、或個別家族單位裡體現。這幾個純粹以俗世的、非宗教的人（尤其是道德家與統治者）或群體為主體的時間觀念，以很顯淺的方式呈現在蒙書《三字經》裡，充分顯示出儒學思想的影響。但這恐怕並不單純是教育幼兒的技巧，而是精英階層將符合當時主流文化體系的知識與價值觀簡化後傳播至社會的方式。此後人自幼即從這類蒙書中學習及內化了這些從歷史記憶中建構起來的時間觀念，以辨識本身在當今時空中的位置，<sup>15</sup> 這種方向的識辨自然反過頭來增強主流文化體系的力量。

談到這裡，必須簡述《三字經》的教授方式，與普及的過程。

### 三、《三字經》的傳授方式

自《三字經》在宋元之際出現後，很快成為普及性的蒙書。由於此書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顯淺易懂，是給一般兒童初學所用的課本。社會階層較高的家族，則不一定用這些通俗的《三、百、千》蒙書來教授子弟，而是要學童很早就直接背誦經典。《三、百、千》基本上是最通俗顯淺，但又配合主流文化的教材。亦正因如此，這些蒙書的影響力是最廣泛而深遠的。學者認為唐至南宋間的識字率已有明顯

<sup>15</sup> 德國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 曾為所謂「時間」的作用以如下說明：“This capacity for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for handing on experiences, of one human generation to another in the form of knowledge, is the basis of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extension of their means of orientation over the centuries. That which one today conceptualizes and experiences as ‘time’ is just that: a means of orientation”，見 Elias, *Time: an Essay*. Blackwell, 1993, p.37 (德文原本 1987)。

的增加。<sup>16</sup> 這個趨勢似乎一直延續至清代。多年前，美國學者 E. Rawski 已曾討論過近代以前中國的識字率問題，所用的資料之一當然就是《三、百、千》等蒙書，Rawski 認為這些蒙書讓學童可在約一年內認識兩千個字左右，使得中國有一定識字能力的人數比較多。<sup>17</sup>

而三種基本蒙書中的《三字經》的首要功能事實上不在於教識字，而是灌輸文化及實用知識，我們從上述的內容結構分析中已清楚看到。而主導教育的精英亦很清楚《三字經》的作用。我們可從明代的資料中看到《三字經》如何與政府的教化制度配合而產生知識傳播的作用。<sup>18</sup> 朱元璋得天下後很快就著手進行普遍性的教化工作，在洪武七年（1375）即下令全國成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提供最基本的小學教育，以確立驅逐元人後的漢本位文化。立社學的詔令以後還至少再頒發了三次，一直到十六世紀初（1436、1465、1504），不過，由中央主導的社學制度並不能有效率地維持很久。一直到明末的社學制度執行事實上都視乎地方個別官員的能力與意願。換言之，這個制度雖然被明文規定，但實際上的運作卻有很大的地區性的差異，明代的社學制度，後來大致上成為清代義學制的基礎。<sup>19</sup>

<sup>16</sup> 包偉民「中國九至十三世紀社會識字率提高的幾個問題」《杭州大學學報》，22卷4期（1992年12月），頁79-87。

<sup>17</sup> Eve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 23.作者認為清代男性有一定識字能力的應達30-45%。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作者從蒙書角度探討識字率問題主要在第二章。

<sup>18</sup> 目前所見元代的資料較罕見，所以本文主要參考明代以後的資料。

<sup>19</sup> 有關明代社學、清代義學制度的發展，參看王蘭蔭「明代之社學」《師大月刊》21期（1936），頁44, 49-52，及拙作 AKC Leu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Elman & Woodside,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382-385.

從稍晚的明代資料看出，許多後來地方官都喜歡用《三字經》做為社學教育的基本教材。1570年為福建省惠安知縣的葉春及（1552年舉人，1570-1574年為惠安知縣）為惠安縣設計的社學制在教程方面，以誦讀為先：「誦讀貴熟不貴多，如資性能記千字以上者，只讀六、七百字……年小者，只教一二句止，或教《孝經》、《三字經》，不許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學詩》等書……。」<sup>20</sup> 可見對葉春及等地方官員而言，《三字經》與《孝經》對初入學的幼童有類似的教化功能，而《千字文》等或許辭句較深，其傳遞的訊息太複雜、難以理解，反而不被採用。

比葉春及稍晚的思想家與官僚呂坤（1536-1618）也同樣地注重社學的功能。面對明末時期許多「失序」的情形，呂坤懷著許多改革的想法。其中之一是「興復社學」：「為興復社學以端蒙養事。照得王道莫急於教民，而養正莫先於童子。」<sup>21</sup> 而呂坤心目中改革後的社學應有如下的課程：「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sup>22</sup> 可見在葉、呂等明代文化精英心中，《三字經》無疑是教化百姓的最基礎讀物，其重要性甚至比《百、千》等其他蒙書更大。

除了社學義學之類，明代的私塾與家族學校也顯然常以《三字經》為教材。與呂坤同時代的趙南星（見上文）在1593年左右賦閒在家約三十年之久，專門編註各類教材以教授不同程度的學生。他特別選了《三字經》、《女兒經》兩種蒙書做為教導男女兒童的題材，並與友人吳昌期、王義華二人共同作註，輯成一書，稱為《教家二書》。<sup>23</sup> 在此書

<sup>20</sup> 葉春及《惠安政書》1575自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政書十一「社學」，頁357-

<sup>21</sup> 葉春及的社學制是與鄉約制、里社制、保甲制四合為一體的地方社會制度，主要是為了維持地方秩序，鞏固教化。

<sup>22</sup> 呂坤「興復社學」《實政錄》卷3:7上；在《呂子全書》，雲南圖書館，民初版。

<sup>23</sup> 吳昌期、王義華「教家二書」3:10上。

<sup>24</sup> 同註3。

的序中，趙南星如許多當時人一樣悲歎世風日下，就算士大夫亦往往只談利，不顧義理。因此他提醒世人：「教誨覺寤者，必於童蒙之時，此父兄之責也。」而他認為這兩本蒙書「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於啓蒙矣。」尤有進者，此二書使人瞭解做人基本道理，得到應有的文化知識：「即不必爲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書，可也。」「誠欲以爲身心，則此二書者，可以當十三經矣。」<sup>24</sup>

換言之，元代以後《三字經》無疑被社會精英認爲是表達主流文化精髓最簡明扼要的範本，並不是單純的教識字的技術性蒙書。無論在公立的社學義學、或家族的蒙館、私辦的私塾，《三字經》都是主要教材，初學學童必須熟讀，以奠定道德基礎，固定文化知識範圍，確定歷史方向。

而在蒙學階段，兒童如何學習《三字經》呢？學童如何內化《三字經》裡所要傳達的知識呢？宋元時代有關的資料較少，<sup>25</sup> 我們從明清時期塾師的著作中可大概看出當時教童子的方式。清初蘇州塾師崔學古在所著「幼訓」中說：「……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又教書時，緩緩朗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sup>26</sup> 崔學古這個原則是用在任何讀本上的，換言之，塾師先要使學童逐句讀誦，至全篇能背誦。但更重要的是：「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sup>27</sup> 另一同時期的杭州塾師陳芳生，則有稍有不同的方式：「童子初入學，每日只講一字……漸加之……但取本日書中切實字，講作家常話，如「學」字，則曰此

是看了人的好樣，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漸講，久之授以虛字，自能貫串會意，當閒居不對書本之時，教以抑揚吟誦之法，則書中全旨自得。」<sup>28</sup> 即先講解再令背誦。<sup>29</sup> 但無論是那個方式，一個好的塾師是不單只教童子背誦《三字經》，同時還會對內容作講解，以學童更易於背誦原文。至於中國傳統裡這種以背誦強記爲主的學習方式呈現何種文化意義，則目前有關研究成果並不容許作深刻的推敲。<sup>30</sup>

我們瞭解這個教讀《三字經》的原則，也就瞭解爲甚麼有許多的《三字經》註解本，甚至還有插圖的版本。這些註解本也讓我們進一步瞭解《三字經》是如何具體地灌輸到學童腦海裡的。現在尚可見的主要有明清時期的註解本，在較早的相關註解本中，<sup>31</sup> 除了上述明代趙南星的《三字經註》外，還有清代最流行的王相訓詁版，趙南星所註解是明代的 1,092 字版，到了清代以後就很少見。王相版則自康熙始流行至民國以後，並有多種刊本，甚至有法文譯本。<sup>32</sup> 王相訓詁本是基於

28 陳芳生（清初仁和塾師）「訓蒙條例」在《檀几叢書》二集，13:3 上。

29 有關明代背誦的學習方式，可參看日本學者佐野公治「明代における記誦—中國人と經書」，《日本中國學會報》，33 集，1981，頁 118-124。

30 傳統童蒙讀本明顯的共同點是均以易於背誦爲原則。傳統教學與治學方式強誦背誦強記，是毋庸置疑的。但這種方式自宋以來印刷術發達、書價大幅度下降、書籍普及化以後有那些重要變化？至今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如 Mary Carruthers,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書中所論及的歐洲中古時代記誦方式 (memoria) 做爲文化基礎的模式 (modality) 是否與傳統中國文化可作比較，難以完全確定。同時，背誦在中國社會的學習與治學裡的重要性至今仍未消失，並不像近代西方那樣漸被「想像力」所替代。換言之，中國文化中背誦強記的文化意義應有別於西方經驗，但具體爲何，仍待學者作進一步的探討。

31 按來新夏的研究，現在可見的明清註解本有趙南星的《三字經註》，清王相的《三字經訓詁》、王琪的《三字經故實》、賀興思的《三字經注解備要》和尚仲魚的《三字經注圖》等。見來新夏 1987，頁 61。

32 1927 年上海法國天主教教會孤兒院出版了一個《三字經》的法譯本，並至少有兩版。現藏中研院史語所的是第二版。法文書名爲 *Classique en vers de trois caractères*。除有中文原文，羅馬拼音外，還有法文譯文、註解及詞彙。此書的序文多推崇王相之訓詁，其法文譯文與註解明顯是基於王相的訓詁本。

24 同上，序，頁 1 上-下；2 下；3 下-4 下。

25 有關宋代，可參看吳百益一文，見註 5。

26 崔學古「幼訓」在《檀几叢書》二集，1695，新安版；8: 7 下-8 上。

27 同上註，8: 8 上。

1,068 字的宋元標準本，完成於康熙五年 1666）。此本的註解基本上遵守了《三字經》的原來精神，訓詁部分簡潔而易懂，像今天的教師手冊一樣。有關政治歷史的部分，王相的訓詁版不但尊重《三字經》原文的意思，還進一步加強了原文的時間觀念，並且將時段標誌的特徵更為具體化。如有關「唐有虞 號二帝 相揖遜 稱盛世」這四句，王相是這樣解釋的：

黃帝之子，少昊金天氏，在位八十四年。黃帝之孫，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五年，金天之孫，帝堯高辛氏，在位七十年。並堯舜為五帝，作者但言堯舜者，以其功德最高也……堯之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在位七十二年。有子弗肖，求賢而禪於虞，是為帝舜有虞氏……使禹治水成功，在位六十一年，而禪於禹……自黃帝至舜凡六世，四百八十年。顓頊音旭……。

而有關漢至三國、兩晉一段，有這樣的注解：

魏國曹氏名操……子丕繼立，受漢禪位而有天下，國號曰魏……凡五世，四十六年。蜀劉氏名備，景帝之後……二世四十三年。吳孫權……四世五十九年而滅於晉。三國之祚，皆歸於晉。晉司馬氏……而西晉亡，凡四世五十三年。……睿，冒襲王爵……遂稱帝於金陵，是為東晉元帝……，右兩晉共十五世一百五十四年……。<sup>33</sup>

王相註解《三字經》精神與語氣大約如此。

換言之，至少清代的塾師或家長，大概按著這類的註解來向學童

解說《三字經》，讓他們對所背誦的句子有一些瞭解。王相的註解明顯地順著原文的精神加強歷史時間觀念，特別是在表達時間的量方面。註解把歷史時間每一小段更細緻地疊加起來。同時也將「傳承」、「興替」的時間變化與轉折觀念以具體的說明來加以強調。至於時流座標的性質，註解也加添了描寫。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價值判斷，也比原文明顯，不過基本上仍順著原文的語意去作解釋，而且語氣保持原文的平淡簡潔。

值得一提的是，對原文「炎宋興 受周禪 十八傳 南北混」這幾句的訓詁，王相作了時間上超出原文的解釋。王相將元滅金、宋這段解釋完畢以後，繼續說：「（元世祖）傳孫成宗，成姪武宗、仁宗，仁子英宗，成姪泰定，武子明宗、文宗，明子寧宗、順帝，凡十四世，百六十五年，而滅於明。」<sup>34</sup> 身為清初人，王相將歷史時段延長至明代，是很合理的做法。同時他以同樣中立的態度去述說這原文所不及書的一段時間，基本上是完全遵照著宋元本《三字經》的歷史時間觀念與精神去增修歷史記憶。

而這時間觀念與精神事實上在明代以後的《三字經》版本裡已似乎起了微妙的變化。

#### 四、後代《三字經》版本所呈現的時間觀

如上文所說，《三字經》直至清代，甚至民初仍是最普及的蒙書之一。同時，自宋元以來，通用的《三字經》不止於宋元時代這個 1,068 字的版本，後人對《三字經》一直有所增修。下文就以幾個目前看到的增修版本來分析《三字經》不同時期的歷史時間觀念。

下文所參考的版本分別是：一、1,092 字的明代版，即上述趙南星

<sup>33</sup> 見王相《三字經訓詁》，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康熙丙午欽西徐士業建勵氏校刊本，1991，頁 39 上-下；47 下-48 下。

<sup>34</sup> 同上，頁 59 上。

所註之版本；二、1,122字的至明末版，<sup>35</sup> 三、1,122字的至清初版；<sup>36</sup> 四、1,140字的至清初版；<sup>37</sup> 五、1,170字的至清初版（共二種）；<sup>38</sup> 六、1,152字的至民初版；<sup>39</sup> 七、1,164字的至民初版；<sup>40</sup> 八、1,236字的至民初版。<sup>41</sup> 上述這些版本主要仍根據宋元初版。<sup>42</sup> 還有一些所謂《三字經》在很大程度上已脫離宋元版的初貌，別具一格，這些容後再作討論。

上述八個宋元以後的《三字經》版本比最原始版本所多出來的字是描述甚麼的呢？答案很有意思，這些字幾乎全數放在政治歷史發展的第四段。只有一個例外，就是第五個至清初版，這個版本在三十四個新增句中有十句主要增加在「自然」方面的句子，似乎反映了佛教信仰的影響，<sup>43</sup> 其餘廿四句仍增加在歷史敘述一段，並且有兩個版本。換言之，後人增修宋元版的《三字經》主要動機，乃是增補歷史發展的敘述，延長政治歷史時流，而不是在加強沒有時間性的學術知識與

35 見《中國古代蒙書集錦》，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0。

36 見《三字經今釋》，許玉璇、李錦編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37 見《三字經註解備要》，賀興思註解，芸居樓藏版，1880；又《三字經神童詩》，董寧等編譯，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序；及《幼學啟蒙圖書集成上》，張萬鈞等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8《三字經一新撰白話註解》，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景印臺南府城1904由Georg Ede注音本。此本由註譯者以羅馬拼音將三字經的閩南語讀法拼出，編譯者之序作於1894年割臺以前。此書事實上同時保存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不同處在於歷史部分，下文有詳述。筆者感謝葉春榮先生提供此資料。

39《三字經註釋》，成天驥註釋，臺灣省教育廳編審委員會，1956；及《三字經註解》，臺中：瑞成書局，1969。

40《三字經註解》，臺北：宗學社文化事業公司，無年分（約1981）。

41《蒙學十篇》，夏初等校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42 據研究書史著名的學者來新夏指出，應還有一1,248字的版本，但我仍未看到此本。見來新夏，1987，頁61。

43 見註35，此版本在「此六畜 人所飼」後加上「惟牛犬 功最著 能耕田 能守戶 睞天良 屠市肆 戒勿食 免罪處」，及在「詩既亡 春秋作」後加二句「道淵源 習禮儀」兩句。這是一般別的版本很少見到的新增句。

道德教訓。下面讓我們看看這幾種增修版《三字經》所增加的句子有甚麼內容：

一、1,092字的明代版：所加的廿四字在「十八傳 南北混」句以後，如下：「遼與金 皆稱帝 元滅金 絶宋世 盡中國 爲夷狄 明朝興 再開闢」，然後以「廿一史 全在茲」代替原來的「十七史 全在茲」。

二、1,122字的至明末版：所加的54字在「十八傳 南北混」兩句以後，如下：「遼與金 帝號紛 追滅遼 宋猶存 至元興 金緒歇 有宋世 一同滅 幷中國 兼戎翟 明太祖 久親師 傳建文 方四祀 遷北京 永樂嗣 追崇禎 煤山逝」，然後以「廿二史 全在茲」代替原來的「十七史 全在茲」。

三、1,122字的至清初版：所加的54字同樣在「南北混」句以後：「遼與金 皆稱帝 元滅金 絶宋世 輿圖廣 超前代 九十年 國祚廢 太祖興 國大明 號洪武 都金陵 追成祖 遷燕京 十六世 至崇禎 清世祖 據神京 靖四方 克大定」然後以：「古今史 全在茲」來替代「十七史 全在茲」。

四、1,140字的至清初版：所增的前四句與前版（三）同，之後為：「蒞中國 兼戎狄 九十載 國祚廢」之後六句與前版同，之後為：「十七世 至崇禎 權奄肆 寇如林 至李闢 神器焚 清太祖 膽景命 靖四方 克大定 廿二史 全在茲」。<sup>44</sup>

五、1,170字的至清初版共有兩個版本，除了十句增加在別處外（見上文及註40）外，其餘廿四句均增加在歷史部分：版本一如四同，只是以「歷代史 全在茲」代替了「廿二史 全在茲」。版本二則比較在其他版本少見的句子，在「南北混」後為「遠元金 爭宋鼎 天運環 至帝昺 元世祖 始正位 八十八 共九帝 群雄起 太祖征

44 山西古籍出版社版最後兩句則為「廿一史 全在茲」。

國號明 元順奔 成祖繼 立兩京 十七主 止崇禎 闖賊亂 明運竭 大兵至 賊隨滅 順治立 號大清 臣民服 天下平」，然後為「歷代史 全在茲」。

六、1,152字的至民初版：共二，其一直至「李闖出 神器焚」大致與前版（四）同，只是將明太祖至崇禎間相傳「十六世」而非「十七世」，前（三）同。在「神器焚」之後，這版繼續這樣寫：「清順治 據神京 至十傳 宣統遜 我國父 倡三民 廢帝制 民國興」。之後仍然是「廿二史 全在茲」。即將清代一段改寫，並加上民國之後的十二個字。

所見的第二種版本在「至崇禎」一句後有較大的改變：「闖亂後 寇內訌 闖逆變 神器終 清順治 據神京 至十傳 宣統遜 舉總統 共和成 復漢土 民國興」。清代部分與第一種1,152字版本同，不同之處在明代部分及民初部分。

七、1,164字至民初版：這一版到「至十傳 宣統遜」與1,152字版之第一種相同，然後是：「革命興 意氣雄 廢帝制 效大同 舉總統 共和成 復漢土 民國興」，即與1,152字版第二種較接近，而在「舉總統」前加了從「革命興」至「效大同」十二字。

八、1,236字至民初版：這版自清代開始就有與其他各版較大的不同：「清太祖 廢景命 靖四方 克大定 由康雍 歷乾嘉 民安富 治績誇 道咸間 變亂起 始英法 撫都鄙 開海禁 交互市 繼粵匪 創天理 民遭殃 如湯沸 有良弼 國再造 靖寇氛 疆土保 同光後 宣統弱 我中國 地曰削 傳九帝 滿業沒 革命興 意氣雄 廢帝制 效大同 立憲法 政共和 賦同胞 勿操戈 古今史 全在茲」。此版比前一版所加的24句全在這一段裡面，主要從「由康雍」至「疆土保」、「我中國」至「滿業沒」，與最後「立憲法」至「勿操戈」。

這些宋元以後的《三字經》呈現了何種時間觀念的改變呢？首先，

由於其它各段基本上原封不動，所有主要增改均在政治歷史一段中，更突出學術、道德等知識的穩定性，或無時間性，與政治歷史相對的不穩定性，或時間性。換句話說，相對於學術與道德規範，政治歷史流動的時間觀更為確切。

而政治歷史的時間觀在宋元以後的《三字經》裡有那些變化呢？上文所提的宋元版本用來表達時間觀念的三個敘述技巧顯然依然被後來版本沿用。但越晚近的版本，越有變化。首先，以時段長度相加成時流總量的做法仍繼續著，但慢慢起了變化。這個變化直至清初仍不明顯，上述第三、四版仍大致承接了宋元本的寫法，提出元代「九十載」等時段來說明時段的長度。但此後的版本都不再重視時間在「量」方面的計算與累積，而將強調時間在「質」方面的變化。同時，在「未來」的時間觀念方面，除了原來個人前途「裕於後」一句外，在民初版的《三字經》裡倒首次出現了歷史時間觀念裡的「未來」觀，那就是「廢帝制 效大同 立憲法 政共和 賦同胞 勿操戈」幾句，特別是最後兩句，用了「願」這個有「希望」意思的動詞，及「勿」這個祈使式動詞，明顯地是對歷史未來的發展有一定的期許，似乎隱含著歷史發展應有一定「目的」的意思。可以說，擺脫個人或家族本位、具有「未來」意念的整體歷史時間觀，到了近代以後清楚形成，並納入基礎蒙書中。

至於用來形容時間流動方式的助詞與動詞，後來版本大部分仍以宋元版的助詞與動詞來描述歷史事件的承接，但是早在明代版裡，我們看見一個新的時間性助動詞「再」，在「明朝興 再開闢」句裡。遙遙相應著晚近的民初版本裡（第六、七版本）用在「復漢土」一句裡的動詞「復」。「再」有重新之意，而「復」應是恢復之意，是從「復」的原意「還」、「返回」引伸而來的意思，「復」也有「再」的意思，<sup>45</sup>

<sup>45</sup> 見《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頁77。

換言之，這個「復」字意含著「再次」的時間上的觀念。另外，民初版第八的「國再造」一句，亦同樣有類似的意思，這一句就很接新明版的「再開闢」。換言之，以前的《三字經》裡的歷史時間是完全單方向流動的，而明以後的版本卻出現了「復返」這樣的時間倒向的事故，而這個「復返」的時間觀念，無疑來自「漢／夷」相對的觀念（見下文）。當漢人恢復中原時，「復」、「再」這個時間觀念就出現，似乎意指著歷史有一個「應該」的、或「正確的」發展軌跡，而不是漫無目的。雖然漢族將非漢族的統治者逐出國土之事在明代以前已屢屢發生，絕非明以後才有的新事，但宋元版《三字經》的歷史段落裡完全沒有「恢復」、「重返」這個觀念，而明版以後的《三字經》則一而再的凸顯這個觀念。

上述兩個新的變化其實都與第三點的變化有關，即標明時段的「標誌」性質。上文已提到宋元版的《三字經》的時段標誌全部屬朝代、人名、首都名等政治性的、但無鮮明價值判斷的標誌，以致這二百多字的歷史敘說像一個曲折的、但不引起情緒波動的故事。時間的河流九曲十八彎，但從遠處觀望，只見顯著的幾個標誌，不見任何洶湧的波濤。然而，明末以後的版本卻用了新的、不同於前的時段標誌，這些標誌好像把觀者的視線拉近了歷史時流，讓觀者看到了駭人的波濤，甚至可能感到身歷其境，情緒高漲。這些插在元代以後的時段標誌，分別有以下的新特色：

(1)標榜「漢／非漢」種族差別的標誌：明代版本以「盡中國 爲夷狄」來形容元世；在明末與清初的版本裡，則變為「并中國 兼戎翟」，或「蒞中國 兼戎狄」這樣的句子。到了民初，如「我中國」、「復漢土」、「滿業沒」等句子不但顯示出種族之別，更加突出種族之間的衝突情緒。

(2)首次出現有關中國國土的空間座標，或說空間與時間有了一種配合：元代遼闊的版圖成為清初版歷史時流的一個標誌：「輿圖廣 超

前代」。後一句「超前代」顯示要令讀者有稱讚之意，遙遙呼應著後來民初版的「靖寇氣 疆土保」、「我中國 地日削」等意義相反，但性質相同的座標。此處的清初版沒用「兼戎狄」的標誌誌記元代，反而以空前廣闊的版圖來標記之，與清、元人同樣是非漢族的統治者有關。

(3)越來越多關涉著非純粹政治事變，而帶濃厚社會性事件的標誌，或者是經濟外交性質方面的標誌，並且有鮮明的褒貶，這在清初版中已看到，越後期的版本越是明顯：明末的「寇如林」、清康雍乾嘉的「民安富 治績誇」、「道咸間 變亂起」、「始英法 擾都鄙 開海禁 交互市」，至後來的「繼粵匪 創天理 民遭殃 如湯沸」。這些座標，處處以「民」為焦點，統治者做為歷史主體的身份漸受到挑戰，至民初已極為明顯。將讀者原來遠遠靜觀當政者改朝換代的角度強力拉近至眼前，讓讀者親身處在歷史巨流中，體會熱血沸騰之感，有別於宋元版從純粹精英角度看歷史時間的冷靜與超然。

(4)對做為座標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越來越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對明、清兩代前期的褒揚，與對兩代末期衰敗之批貶都遠遠超過了宋元本原來的語氣。明版謂「明朝興 再開闢」，與清初版謂太祖「膺景命 靖四方 克大定」，或「臣民服 天下平」等句都是對本朝極度的褒揚。而明末的衰敗在清初版的「權奄肆」中可看出，而在民初版中，明末時代更是不堪：「闔亂後 寇內訌」，原是「至李闔 神器焚」二句加強為「闔逆變 神器終」。

這種明顯的褒貶到了民初版，則成為對清帝制的鞭撻，及對革命、共和制的推崇：「革命興 意氣雄 廢帝制 效大同 舉總統 共和成」，「立憲法 政共和」。明版、清版、民國版對當時統治者或制度的褒揚與對前代的批判，讀來已經似政治口號，反映出近代對歷史時間的看法已帶有一種近似目的論的觀念，認為歷史是應該往某一「正確」方向走的，離宋元版《三字經》原來無目的的歷史時間觀，及其平靜、較為中立的語氣已甚遠。

露骨的褒貶也見於註解本裡，明趙南星、清初王相訓詁版基本上仍遵照宋元版比較平靜中立的態度來作註解。相比之下，流行在清後期的《三字經註解備要》的語氣就有很明顯的差別。這個註解本是基於1,140字的至清初版，書約成於1850年，對各句的註解比以前所見版本的註解都要詳細許多。這版本在談到明末時有以下一段註解：「至崇禎時，山崩地裂，怪異甚多」意味著明朝氣數已盡。而對清太祖「膺景命」一段時，賀興思除了將清太祖至嘉慶帝順序列舉外，還有以下這一段作註解：「順治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萬姓樂業，真為盛世之休風，皞皞之氣象也。」<sup>46</sup> 對本朝謗諛，對前代批判到露骨程度的註解本，在此版本以前並不得見。

綜合以上各個新的特色，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後世版本所延長了的歷史河流，在比例上有了改變。宋元版的《三字經》自上古至宋末各朝代的述說大致上較重上古到漢代較遠古的時段。隋唐以下的各朝，都簡略地帶過。而宋元以後的版本卻趨向較詳細地述說晚近的自元至清代，而且這段記憶是不穩定的。不同時期的版本所用的座標有所不同，而這些座標的道德意義也越來越鮮明。我們當然沒有把所有曾出版過的版本都參考了，但從可看到的幾個版本中可清楚地看出增修版《三字經》對元代以後的歷史時流的方向與性質難以確定。

這個不穩定性與後來增修《三字經》的作者對這後段歷史時間的構成沒有共識、引起記憶的競爭有關。宋元版《三字經》的作者雖然並不確定是王應麟，即其作者極可能不只一人，但是其內容卻有極高的穩定性。宋元以後的版本，越是晚期差異越大，而且差異完全集中

在元代以後屬政治史這一段。換句話說，對學術與道德規範方面的歷史性知識，後代《三字經》作者並不認為有增加或修改的需要，但是對純政治歷史部分，則不斷地增修元代以後部分，但是卻沒有太多共識，而且越晚的版本，共識性越弱，反映著主流文化體系對元代以後政治歷史記憶的選擇並不一致，產生了不同記憶間的競爭，競爭的激烈性也往往從元以後時流標誌所表達的鮮明價值判斷與「復返」的時間觀中看出，這點似乎透露著不同作者對歷史發展的「正確目標」有不同看法。

相對而言，有關學術與道德方面的歷史知識記憶，則幾乎完全沒有競爭。宋元版《三字經》裡的道德楷模包括了宋代人，宋元以後的版本，完全沒有增加這幾段的內容。難道宋以後並沒有可拿來作教材的道德楷模？學術上亦沒有新的里程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至少如朱熹、王陽明等人物所代表的學術傳統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至於道德楷模的故事，也應該俯拾即是。為何卻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增修呢？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如上文所說，這兩方面的基礎知識是被認定為不具時間性的，其歷史背景完全不需要被提及，因此沒有延長時流的必要。換言之，將道德與學術知識時間凝止在宋代，不會直接產生時間「中斷」的感覺。反正學童在背誦時不會覺察歷史故事發生的時代，也不會覺得學術知識的止於四書六經有何不妥。

相對之下，政治歷史的時間無法中止在宋末，就格外明顯。這主要是在原始版本中用來敘述歷史時間的二百多字裡的方式，已不可逆轉地形成了時間流動不息的性質，使得這個時流必須延續。明代的版本必須將元以後的時流延長至明初，清版本必須延長至清初，於此類推，這樣，學童才可以辨認自身所處的歷史時間方位。尤有進者，各時代的註解本也在註解裡延長為原文所限制的時流。上文已提到清王相註解將宋元版的時流延長至明代。而趙南星所註解的明版也以註文將本文止於明初的時流延長，方式是將明代從太祖至穆宗（隆慶）十

<sup>46</sup> 賀興思註解，《三字經註解備要》，1880（光緒庚辰）重刊本，芸居樓藏版，下卷，頁39上，40上。我們從此書之下卷，頁43下「歷代帝王源流歌」最後一句：「自太昊伏羲氏起至我清道光三十年六計四千七百九十六年」推測此書成書的大約年分為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左右。

一個皇帝列出，即把十四世紀中延長至十六世紀後期。<sup>47</sup>

總而言之，宋元以後版本的《三字經》所灌輸給幼童的時間觀念有了質與量的變化。學術基礎與道德規範是永恒不動的，政治歷史時間是流動不息的，這個時間觀念上的對比較宋元版更為鮮明。同時政治歷史時間的不穩定性越來越明顯，元以後的《三字經》裡的新增歷史時段的座標、轉折的方向已沒有一致性。帶來這個時間質量變化的似乎是兩個主要的新因素：明以後日益明顯的種族意識，以及清末以後帝制的崩潰。前者使得有關元、清兩個外族統治朝代的歷史時間有了競爭的記憶，競爭自明代已開始。第二個因素使得民國以來《三字經》增修者對明以來的帝王政治有了新的批判根據。這兩個新的因素動搖了宋元之際主流文化體系中對歷史時間原有的共識，至少，這是明以後《三字經》各版本所帶給讀者的訊息。

## 五、近代的新《三字經》

清末以來，以新的內容出現的《三字經》非常多。這各式各樣的《三字經》並不如上述各版《三字經》一樣主要仍按照宋元的版本，而是內容上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宋元版《三字經》做為主流文化體系的最簡化版本，以及後來基於宋元版本之上，只延長歷史時流的增修版本，到了清末民初之際已不符合當時集體的歷史文化記憶，亦不足應付當時社會教育所需。這些舊版本的時流座標所指示的方位，已令人在辨認文化時流的方向時有錯亂之感。因此，從清末開始，我們看見一些內容嶄新的《三字經》。

其中民國時期章炳麟增訂版(1928)<sup>48</sup> 仍大致基於宋元版，但增加

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修改了三分之一原有內容的版本，共 1,596 字。我沒有把它納入上述的增修版來討論，主要是因為這個民國版本在結構上已大幅度地改變了宋元版原貌。章炳麟的修改主要精神在於增強了非政治史知識及其時代性，如西化的地理與自然知識（「赤道下 溫煖極 我中華 在東北……古九州 今改制 稱行省 三十五……青赤黃 及黑白 此五色 目所識 酸苦甘 及辛鹹 此五味……曰平上 曰去入 此四聲」）。至於文化知識方面，歷史背景及流傳至今的意義與情形大為增強。例如，有關中國文字的知識（「有古文 大小篆 隸草繼 不可亂」）；經典的淵源、歷代經學大師，以及經典知識流傳至近代的情形（「在禮記 今單行 本元晦……六經者 純儒術 文作周 孔子述 易詩書 禮春秋 樂經亡 餘可求……注疏備 十三經 左傳外 有國語 合群經 數十五……古九流 多亡佚……漢賈董 及許鄭 皆經師 能述聖」）。宋明以後理學家（「宋周程 張朱陸 明王氏 皆道學」）、歷代文學創作代表（「屈原賦 本風人 逮鄒枚 暨卿雲 韓與柳 並文雄 李若杜 爲詩宗」）。換言之，這個版本將政治史以外的歷史知識大大地加強了，並且更注意這些文化知識的時代背景，增訂的五百多字幾乎集中在這些方面。相對而言，純政治史一段卻沒有增加字數，清一代簡單地以「十二世 清祚終」結束，之後即簡論廿五史的長短，主要以史書做為討論的重點。所以它確實顛覆了原來《三字經》的時間觀念，以更接近近代學者對經典與歷史知識的觀點去增修《三字經》。

其他清末民初的新式《三字經》版的特色主要有二：一是以宣揚民族主義為宗旨，二是以闡述地方特色而非中原文化歷史為宗旨。

前者具代表性的是《中華民國共和三字經》(1912)。<sup>49</sup> 此版本除了

<sup>47</sup> 趙南星，《三字經註》，頁 17 下-19 下。

<sup>48</sup> 我們共參考了兩個版本：《重訂三字經》，雙流黃氏濟忠堂精校刊本，甲戌孟冬(1934)；《注解三字經》李牧華註解，按章太炎增訂本註解。臺北：世紀書局，1981 年。

<sup>49</sup> 《中華民國共和三字經》，民國元年三月出版，共和書局印行，鉛印本。有「小樓氏識于聽雨樓」序。

首二句末二句與傳統《三字經》相同外，其他都是新作，而且全部是政治史，並完全以漢民族為中國歷史敘述的中心，如：「漢相近 滿相遠……昔滿奴 在京都 殺漢人 血流杵……清朝者 滿州人 中國者 大漢根……昔秦氏 興中土 築長城 驅胡虜 高祖興 漢業建……至宋朝 遼金橫 運數蹇……朱太祖 滅胡元……孫逸仙 復漢仇……讀史者 考實錄 記國仇 分種族……不革命 罷為人……排滿清 救國民……」。這個極端漢族主義初看令人驚奇，但實際上其淵源不會晚於明中期以後。上文所提到明版《三字經》以來的發展已充分顯示這一點，只是民初版將漢／非漢族間的衝突推至極端，做為歷史時間發展唯一的線索。<sup>50</sup>

以突出地方特色的新式《三字經》有《臺灣三字經》，為新竹人王石鵬在 1897 年所作。<sup>51</sup> 雖然此文主要介紹臺灣的地理環境與風物，但仍有一段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描述：「明成祖 思富強 命三寶 航西洋 遇颱風 船東止 入臺灣 自此始 有海賊 林道乾……顏思齊 亦海寇 鄭芝龍 繼其後 迨芝龍 歸大清 荷蘭據 遂橫行 西班牙 亦竊據……蘭人守 氣益豪……明運竭 有成功……整戎行 奮神武 逐蘭人 復故土 務屯墾……歷三世 天命移 非人力 所能為……天地會 林爽文 亦集黨 敗孫軍……至同治 戴萬陞 又倡亂……至光緒 法兵來 偶失守 基隆開……議割臺 自甲午……臺人士 咸紛紛……改國權 為民主 二百營 張旗鼓 大兵至 破諸營 南北路 盡蕩平……」。《臺灣三字經》所呈現的以臺灣為主體的時間與空間，與宋元本截然不同。作者在序中說：「或謂臺灣特其小焉耳，區區地學何足以廣其（指本島童蒙）見聞；然行遠自邇，登高自

卑，前程遠大，不得不先於此開其端也已。」<sup>52</sup> 這個以「地學」為主軸的時間觀，很可能在清末以來其他地區的蒙書裡也出現過。<sup>53</sup> 以地方時間為主軸的蒙書出現的時間可能晚於以「民族意識」為時間主軸的蒙書，在這方面，我們所能把握的資料也較少。

在臺灣，晚近至 1996 年，我們仍看見新編的《三字經》，編者以臺語編此書，並以此為「歌仔戲教材」，內容雖然仍以中國文史為主，但也包括了簡單的臺灣史及近代世界史，在文字與內容編排上與宋元版已有很大的不同。編者洪惟仁在序中認為傳統《三字經》獨尊儒術、內容貧乏，是一本「既封建又無內容的村書，不值得再流傳」「不過……《三字經》在教育上還有點利用價值。尤其在復興臺語文化上」。<sup>54</sup> 換言之，編者希望讀者以地方語言教材來看待這新編的《三字經》。<sup>55</sup>

## 六、當代《三字經》的意義

作為傳統蒙書體材的《三字經》到了今天是否已經完全失去其意義呢？現代人的歷史記憶是否已脫離了傳統蒙書的範圍？答案並不見得很簡單。就臺灣與大陸兩地出版《三字經》的情況而言，我們發現一有趣的現象。臺灣在 1950 至 70 年代多次出版傳統以宋元版為基礎的《三字經》。但在 1980 年代以後，臺灣出版界似乎對傳統的《三字經》的興趣已稍減。但是這個狀況在海峽彼岸很不一樣。在 1990 年代以前，我們較少看見大陸出版的傳統《三字經》，這應與此書內所宣揚

<sup>52</sup> 同上，自序，頁 2。

<sup>53</sup> 對蒙書有研究的臺灣學者郭立誠曾發現另一清代臺灣的蒙書，稱為《千金譜》，見郭立誠「傳統童蒙教材」，《國文天地》23 期，1987，頁 37。

<sup>54</sup> 《新編三字經》，洪惟仁編，歌仔戲教材，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1996 年 6 月，自序，頁 1-2。

<sup>55</sup> 實際上許多早期的外國漢學家已嘗試以《三字經》作為教授方言的課本，如上述註 35 的羅馬拼音本即是用以教授閩南語（特別為傳教士著）的課本。

50 清末民初時此類《三字經》版本可能甚多，其中一些甚至是以方言寫出的。如廣東地區有以廣東話寫作之《新三字經》：「清之初 唔係善 由至近 殺到遠 苛不服 殺左先……想滿奴 唔過處 殺漢人……」。《新三字經》啓明書局機器版，1908 年。

51 《臺灣三字經》，王石鵬編，臺南：經緯書局，1963 年。

的儒學為上，及相關的所謂「封建」倫理思想違背了官方的意識形態有關。有趣的是，1990 年代以來，各種傳統蒙書在大陸各地出版，其中《三字經》受到極大的重視。本文第三節所用的許多版本，均是大陸版本。這些版本可能只是給學者做為研究傳統蒙學所用，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明顯以兒童做為對象的《三字經》插圖版本也陸續在大陸出版。如 1994 年序的《三字經》（山西古籍出版社中華蒙學古訓叢書）每四句有一彩色插圖，並有淺白的白話文註解，顯然以年幼學童作為主要的讀者。此書註解的內容也完全沒有流露「反封建」的情結，與 1960 年代臺灣出版的《三字經》註解本極為相似。

下列表顯示兩岸出版傳統《三字經》的大概情形（見表 1）。<sup>56</sup>

《三字經》的近代出版相信比上列表要多許多，<sup>57</sup> 這個表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估計，以國內主要圖書館所能找到的為主。從以上必定不完整的調查可大致上看出，兩岸出版《三字經》有如接力。臺灣出版界主要在 70 年代以前出版《三字經》，而大陸則主要在 90 年代以後。臺灣版的《三字經》主要標榜此書的「民族性」。1956 年版的《三字經》是在《民族精神教育小叢書》裡；1979 年版在封底則有「恢復民族本性心理建設」等句。這個以推揚民族主義為主的出版動機在 80 年代後似乎漸消失。取而代之的，似乎是另一種心情，據一向關注兒童教育的臺灣學者郭立誠的說法，在 80 年代後期：「由於升學主義影響，導致現行教育有了偏差，因此很多人起了思古之幽情，重新拾起《三字經》和《唐詩三百首》……以便吸引小讀者。家長們，幼稚園和國民學校老師們都紛紛鼓勵兒童們背誦《三字經》和唐詩，成為一時的風

表 1 臺灣與大陸兩地刊行《三字經》概況

年分	編註者	臺灣出版	大陸出版
1956	賀思興註版	新竹：竹林印書局	
1956	成天冀註釋	臺中：臺灣省教育廳	
1959	齊令辰注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8	編者不詳	臺中：瑞成書局	
1970	賀思興註版	高雄：立文	
1975	編者不詳	臺北：利大出版社	
1979(約)	註者不詳	臺北：宗學社	
1983	郭立誠編	臺北：號角出版社	
1985			湖南岳麓書社
1989	吳蒙標點		上海古籍
	張河 牧之編		山東友誼書社
1990	夏初等校釋		北京師範大學
	王友懷等註釋		三秦出版社
	洛晨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黃沛榮譯著	臺北：三民書局	
	張萬鈞等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北京中國書店景印康熙本
1992	許玉璇等編		北京語言學院
1994	董寧等編		山西古籍出版社
	陸林輯校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袁庭棟編		巴蜀書社
1996	王志樊編	臺北：眾生文化	

<sup>56</sup> 此表以現中央研究院各圖書館藏書與筆者私藏有關蒙書為準，並不是完整的調查。同時並未將完整書名列，大陸出版之《三字經》多與其它蒙書集合出版。

<sup>57</sup> 上列表非常不完整，筆者感謝劉序楓先生提供他從網路上找到了大量有關三字經的資料，本文無法參考所有這些資料，甚至無法將所有電腦資料列入表中，因為沒有看過原文，很難判斷書目所列是否基於本文所謂的宋元版《三字經》。

氣……。」<sup>58</sup> 這裡之所謂「思古之幽情」就值得深究。它到底只是某些中年人懷舊情緒之投射，還是歷史記憶的新的競爭？至今答案仍不清楚。

大陸在 1970 年代還在大力批判所謂封建思想，《三字經是騙人經》一書曾在 1974 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不久之後，傳統蒙書在 80 年代、特別是 90 年代以後大量出版，取代了以前臺灣出版傳統蒙書的位置。出版的動機看來已很接近 60 年代的臺灣，但較少重刊有強烈漢民族主義色彩的民初版本，以恢復民族人文精神做為出版傳統蒙書的出發點。如 1990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幼學啓圖書集成》（內含《三字經》）序中說：「歷代從事啟蒙教育的先賢們，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人類進化和倫理原則的認識，立足於人的行為與道德規範，嘔心瀝血前仆後繼地為我們架起了一座通向文明的橋梁，開創了一種具有普適性的啟蒙範式與框架。」<sup>59</sup> 1990 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包括《三字經》的《蒙學十篇》舉出多種重刊傳統蒙書的理由，其中一項是：「如讀《三字經》，即可大概瞭解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變遷，朝代更替，帝王興廢，不致再鬧出『歷朝次第而不能舉』、『而大學生有不知周公者』笑話。」<sup>60</sup> 1992 年北京語言學院編印的《三字經》甚至錄製了一套錄音帶配合出版，「為幫助青少年朋友學習這本《三字經》」。<sup>61</sup> 雖然這些重刊本的序言會例行地提醒讀者要捨棄這些蒙書中封建思想的糟粕，但是基本上對《三字經》等傳統蒙書的期待是，喚醒下一代對久被遺忘的傳統歷史時間的記憶。

<sup>58</sup> 郭立誠，1987，頁 39。

<sup>59</sup> 序，頁 2。

<sup>60</sup> 序，頁 15。

<sup>61</sup> 前言，頁 2。

## 七、餘 論

《三字經》的歷史時間觀應該是屬於主流文化或文化精英的時間觀，有別於宗教時間觀，或者農民與商人等的時間觀。不同宗教團體、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可能各有不同的歷史時間觀。這些都是有效的時間觀念，不一定相互排斥，但也不一定能相互包容。而十三世紀面世的蒙書《三字經》裡所明白顯示的歷史時間觀到了今天仍被接受，反映出主流文化的時間觀改變並不大。

七百年前的《三字經》到了廿世紀末期不但沒有被淘汰，還不斷被重刊，而且被真正地用作蒙書，的確耐人尋味。在其他文化，尤其西方文化中，很少看到類似的例子。雖然今天許多所用版本是明末以後，帶有濃厚漢民族主義的版本，符合了某種意識形態上的需要，但由於配合民族主義的材料很多，宣揚或堅持民族主義不該是《三字經》仍然流行的唯一，或主要原因。這本以宋元版為基礎的蒙書至今仍有效的原因，應該是它所提供的學術、道德知識與歷史時流的各項基本座標，在激情的革命年代已過，一切歸於平淡後，被認為大致上仍不失讓一般人確立文化方位之效。近代以來，以另類時間觀新編的《三字經》反而漸被遺忘。宋元間所達成的基本歷史時間共識，力量竟如此之持久，不得不令人再三反思其因由。這是否意味著普及化的歷史觀至今仍脫離不了精英角度的歷史觀？近代以來的各種以新的或西化觀念所建構出來的歷史時間是否終究不敵傳統以統治者為主體的歷史時間？答案恐怕在短期內難以獲得。然而，《三字經》在大陸地區沈寂許久後的風光再現，無疑是另一場歷史記憶競爭的序幕，而歷史記憶——尤其明清以下的歷史記憶——在不同時空下的競爭顯然不會終止，《三字經》未來的命運應是反映持續競爭的最佳指標之一。

## 參考書目

小樓氏序

1912 中華民國共和三字經。民國元年共和書局鉛印本。

王石鵬 編

1963 臺灣三字經。臺南：經緯書局。

王相

1991 三字經訓詁。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康熙丙午欽西徐士業建勳氏校刊本。

王蘭蔭

1936 明代之社學，師大月刊 21:42-102。北平：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 編

1979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包偉民

1992 中國九至十三世紀社會識字率提高的幾個問題，杭州大學學報 22(4): 79-87。杭州市：杭州大學學報編輯部。

成天驥 註釋

1956 三字經註釋。臺中：臺灣省教育廳編審委員會。

呂坤

民國版本 實政錄，刊於呂子全書。民國間雲南圖書館刊本。

洪惟仁 編

1996 新編三字經。臺北：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來新夏

1987 《三字經》雜談，文史知識 67(1):61-64。北京：中華書局。

夏初等 校釋

1991 蒙學十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許玉瑗、李錦 編著

1992 三字經今釋。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郭立誠

1987 傳統童蒙教材，國文天地 23:37-39。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崔學古

1695 幼訓，收錄於檀几叢書二集。清康熙三十四年新安張氏霞舉堂刊本。

賀興思 註

1880 三字經註解備要。光緒庚辰重刊芸居樓藏版。

陳芳生

1695 訓蒙條例，刊於檀几叢書二集。清康熙三十四年新安張氏霞舉堂刊本。

陳淳

1983 啓蒙初誦，刊於北溪大全集卷 16。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章太炎 增訂，李牧華 注解

1981 注解三字經。臺北：世紀書局。

章太炎（章炳麟）重訂

1934 重訂三字經。民國甲戌年雙流黃氏濟忠堂精校刊本。

張志公

1962 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刊於語文彙編第 20 輯影印重版。中國語文學社。

張河、牧之 編

1990 中國古代蒙書集錦。濟南：山東友誼書社。

張萬鈞等 編

1991 幼學啓蒙圖書集成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項安世

1985 項氏家說，刊於叢書集成新編第九冊。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葉春及

1987 惠安政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

董寧等 編譯

1994 三字經 神童詩。太原市：山西古籍出版社。

鄧廣銘

1994 《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刊於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趙南星

光緒間 三字經註，刊於教家二書，收錄於趙忠毅公全集第八冊。清光緒間高邑趙氏修補重刊本。

劉子健

1983 比《三字經》更早的南宋啓蒙書，文史 21 輯，頁 134。北京：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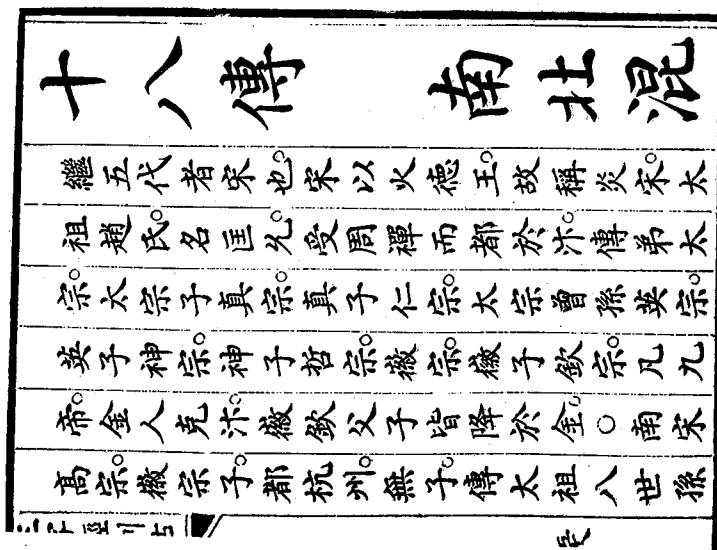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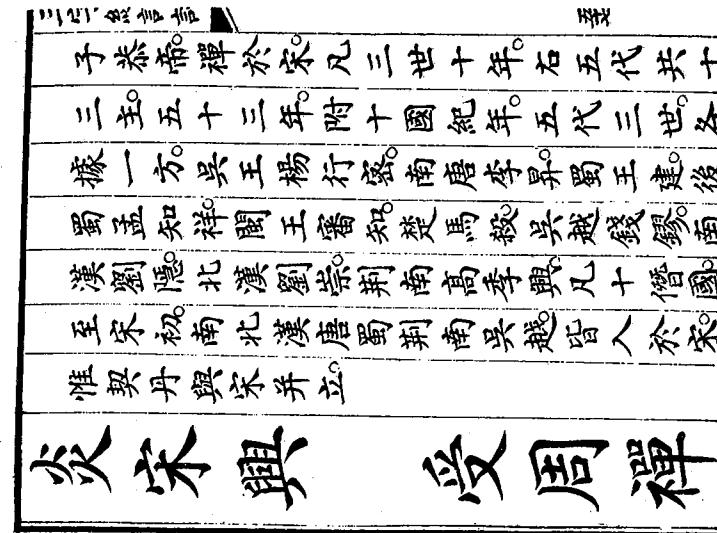
編著者不詳

1908 新三字經。啓明書局機器版。

1969 三字經註解。臺中：瑞成書局。

- 約 1981 三字經註解。臺北：宗學社文化事業公司。
- 佐野公治  
1981 明代における記誦——中國人と經書，日本中國學會報 33 集，頁 116-130。
- Carruthers, Mary  
1990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ssique en vers de trois caractères* 《三字經》法譯本  
1927 上海法國天主教教會孤兒院出版。
- Ede, Georg (注音)  
1997 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臺北：南天書局景印臺南府城 1904 版本。
- Elias, Norbert  
1993 *Time: an Essay.* Blackwell. (德文原本 1987)
- Leung, AKC (梁其姿)  
1994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Elman & Woodside eds., pp. 381-41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wski, Evelyn  
1979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u, Pei-i  
1989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Sung,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pp. 307-324. Californ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附錄一



## 附錄二

CLASSIQUE EN VERS DE TROIS CARACTÈRES.  
SHI-ZE-KING.

趙中令 讀魯論  
古聖賢 儒學  
昔仲尼 師項橐  
朝於斯 夕於斯  
口而誦 心而惟  
通古今 若親目  
讀史者 考實錄  
昔治亂 知興衰

十七史 全在茲  
十八傳 南北混  
梁宋興 受周禪  
稱五代 著有由  
梁唐晉 及漢周  
滅之國乃改  
二十傳 三百載  
除隋亂 創國基

Zu Bù Liang, shèng Yé Zéh Tsai  
zū zhī miéh Dāng, ou, Song pēh ts'ih  
lou, zé, ts'e, Tsie, dái, hieng, zé,  
ts'óng sè kái peh nai H'eu yeü Tsén pōh zai  
tsai, tsai, kai. Tséh, geü, zé, wen, ts'e.

Il mit fin aux troubles (64), qui agitaient le royaume et posa les fondements de sa dynastie.

Cette dynastie compia 20 empereurs et dura 300 ans.—Le prince de l'Etat de Liang la renversa, et ainsi surgit une nouvelle dynastie. Les dynasties des Liang, Dong, Ts'in, H'eu et Tsai sont appelées les Cinq Dynasties (65), et des causes sérieuses expliquent l'établissement de chacune.—Alors s'éleva la maison des Song (66), au destin de laquelle présidait l'égoïsme du feu.—Le dernier empereur de la dynastie des Ts'en se défit en sa faveur. La couronne fut transmise 18 fois, et alors le Nord et le Sud se réunirent. La succession de ces dynasties est traitée à fond dans les *Dix-Sept Histoires* (67).

《三字經》(Classique en Vers de Trois Caractères), 2d ed.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e-we, 1927, pp. 16-17.

## 附錄三

建文帝都南京	成祖永樂都北京傳
宣宗宣德	英宗正統天順
惠宗成化	孝宗弘治
武宗正德	世宗嘉靖

〈數家二書〉，刊於《忠毅公全集》，第八冊，（明）趙南星撰，清光緒間高昌趙氏重刊本，頁17-18。

## 附錄四～一

兵來於四月末旬進山海關擊李敗之戰殺李愬  
風而逃兵馬四散後自成老死在羅公山無子生一  
女名翠微流落胡廣乃是才女一秀才得爲妻後莫  
知其所終此時三桂統兵追趕李自成屯陝西漢  
王荷朝內新王登位號大清改元順治崇禎十七年  
乃順治元年

**三**  
**世**  
**大**  
**祖**  
**順**  
**治**  
**年**  
**命**

《三字經註解備要》，（宋）王應麟著，（清）賀興思註，清光緒庚辰（六）年（1880）重刊芸居樓藏版，頁41。

## 附錄四～二

太子改元順治元年丙辰太祖皇帝集屬賊降  
之孝德配天地明垂日月萬物安寧民無能名且自  
順治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萬姓樂業  
其為盛世之休風淳厚之氣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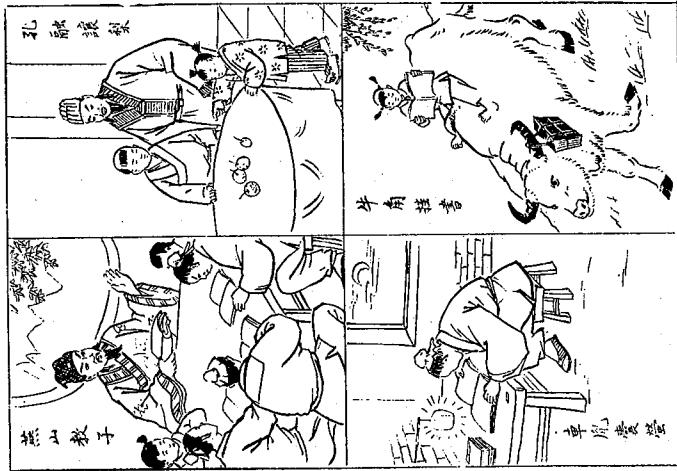
歷代帝王源流歌

自從盤古初開世 天地人皇集燧氏 下乃三皇  
歷數明 伏羲神農與堯帝 運臨五帝造相承  
少昊顓頊帝嚳虞舜 禹七十二年堯禪舜 翁年六十  
享昇平 嘉慶遇舜十七年 四百三十一年紀

**三**  
**世**  
**大**  
**祖**  
**順**  
**治**  
**年**  
**命**

太祖高皇帝建號天命元年丙辰在位十二年太祖  
本皇改元順治元年丁卯在位十年世祖章皇帝改  
元順德元年丙子在位八年以上三者俱在滿州至  
甲申恭特中國改元順治在位十八年中外其二十  
六年辛丑順治帝崩壬寅年新主嗣立改元康熙在  
位六十二年傳雍正十三年乙卯新主即位改元乾  
隆在位六十年時年八十六歲年老倦勤傳位十五

《三字經註解備要》，（宋）王應麟著，（清）賀興思註，清光緒庚辰（六）年（1880）重刊芸居樓藏版，頁42。



《幼學啓蒙圖書集成》，張萬鈞等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18-19。

## 附錄六



《幼學啓蒙圖書集成》，張萬鈞等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18-19。

<b>解</b>	唐	五代	皆有由
<b>註</b>	梁	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	
<b>解</b>	宋	宋興受用禪十八傳南北混十八傳	
<b>註</b>	宋	宋國名，因為旺在火德，所以是火之大運。禪（當授火禪，來的大運）十八傳宋主南（就是金朝）十八傳	
<b>解</b>	遼	遼與金皆稱帝	
<b>註</b>	元	元滅金絕宋世興圖廣超前代	
<b>解</b>	元	元國名，叫蒙古，像至太宗，就起這個名。絕宋世（就是滅宋）興闕（就是國家）	

**解** 唐五代皆有由  
唐五代皆有由  
**註** 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  
五代皆有由  
**解** 宋宋興受用禪十八傳南北混十八傳  
十八傳宋主南（就是金朝）十八傳  
**解** 遼與金皆稱帝  
遼與金皆稱帝  
**註** 元元滅金絕宋世興圖廣超前代  
元滅金絕宋世興圖廣超前代  
**解** 元元國名，叫蒙古，像至太宗，就起這個名。絕宋世（就是滅宋）興闕（就是國家）

《三字經註解》，再版，臺中市：瑞成書局，1968，頁26-27。

七四

### 清順治據神京至十傳宣統

高皇帝建號天命，在位十一年，崩。太皇接位，即元天順元年，在位十年崩。  
世祖章皇帝接位，改元崇德元年，在位八年，以上三帝俱在瀋州。  
至中甲申，順治帝進入中原，打敗李自成，號大清，臨元順治，建都北京，在位十八年。  
辛丑，順治帝崩，王寅年，新主順立，改元康熙，在位六十二年，傳雍正，十三年崩。  
位十三子，故乙卯，新主即位，改元乾隆，在位六十年，時年八十六歲，年老倦怠，傳位十五年。  
位十三年，無嗣，光以弟入繼大統，在位三十四年，亦無子，以姪宜統入嗣大統，宣位。  
在位三年，國民革命軍起義，遂推翻滿清政府，宣稱讓位了。

附錄七

### 革命興意氣雄廢帝制效大同 舉總統共和成復漢土民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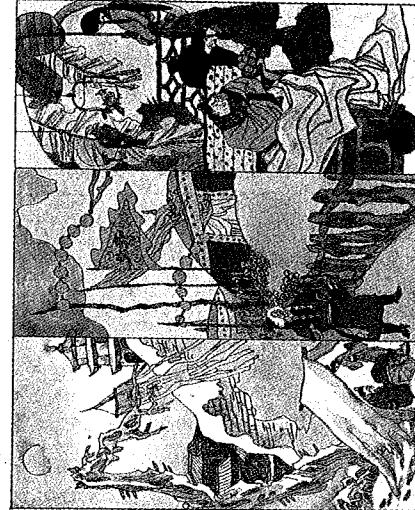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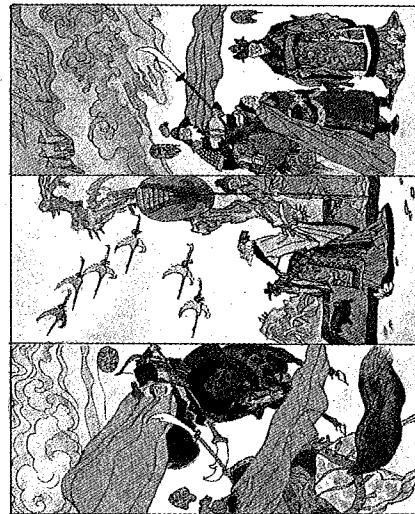
清朝自治之心，政治漸敗，到了宣統三年，國民革命軍起義，推翻滿清政府。  
宣統選位，從此廢帝制，成立共和的國家，我們華族的土地，才算光復。  
國民先生為第一任大總統，遂開創偉大的中華民國。  
歷代帝王頌歌。

伏羲氏，始樂并。傳二  
世，是、戰爭。炎帝，初開世。  
舜，德與黃帝。  
夏禹，歷數明。  
商少昊，三皇五帝。  
周文王，六十享平。

七五

《三字經註解》，臺北：宗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74-75。

附錄八



52 葀蒙氏，始樂并。傳二世，是、戰爭。炎帝，初開世。舜，德與黃帝。夏禹，歷數明。  
商少昊，三皇五帝。周文王，六十享平。

53 禹、轍、吳、爭汉鼎，号平，王莽篡。光武兴，為赤眉，四百年，終于獻。

54 《三字經》迄兩晉。

55 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南朝，都北魏。

56 宋、齊、梁、陳，為周，與蕭齐。

57 今汗青，本南朝的同時，南朝生長，而後是梁，南朝北方還有北魏，北魏一了全國，也是南朝之後又分為東魏和西魏。隋王朝只存了一代，隋煬帝都滅在金陵（今天的南京）。後來，宋滅北周的宇文氏，滅北齊的高洋所建立。西魏被北齊的高洋所殺，失去了對明皇帝的統治。

58 《三字經》一土字，這里指國土。

52 葀蒙氏，始樂并。傳二世，是、戰爭。炎帝，初開世。舜，德與黃帝。夏禹，歷數明。  
商少昊，三皇五帝。周文王，六十享平。

53 禹、轍、吳、爭漢鼎，號平，王莽篡。光武興，為赤眉，四百年，終于獻。

54 《三字經》迄兩晉。

55 北元魏，分東西，宇文南朝，都北魏。

56 宋、齊、梁、陳，為周，與蕭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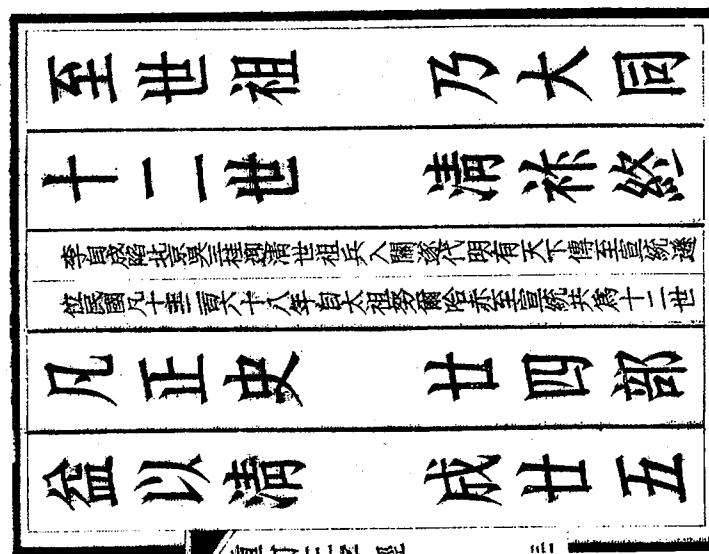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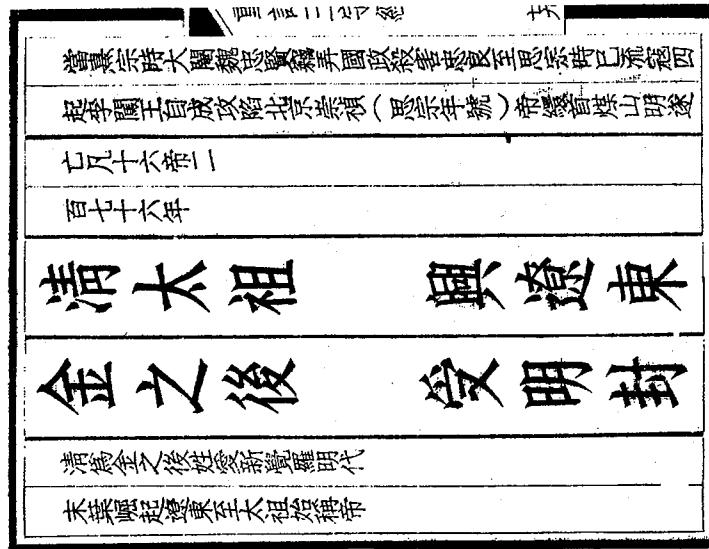
57 今汗青，本南朝的同時，南朝生長，而後是梁，南朝北方還有北魏，北魏一了全國，也是南朝之後又分為東魏和西魏。隋王朝只存了一代，隋煩帝都滅在金陵（今天的南京）。後來，宋滅北周的宇文氏，滅北齊的高洋所建立。西魏被北齊的高洋所殺，失去了對明皇帝的統治。

58 《三字經》一土字，這里指國土。

《三字經註解》，臺北：宗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74-75。

《三字經童詩》，董寧等編譯，太原市：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頁24-25。

## 附錄九



《重訂三字經》，章太炎重訂，民國甲戌年雙流黃氏濟忠堂精校刊本，頁79。